

瑕瑜互見的救亡歌者：音樂家俞安斌生平考述

李啟源

摘要：俞安斌是20世紀30至40年代活躍於華南地區的一位音樂家和體育專家。他早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後先後在粵港澳地區十餘所學校任教，是當時華南音樂界、體育界的知名人物。抗戰期間，俞安斌領導並參與了大量救亡歌詠活動，作為歌唱家灌錄了一批有影響力的救亡歌曲唱片。儘管俞安斌後來因性犯罪銀鐐入獄，他的貢獻仍不應被全然抹煞。

關鍵字：俞安斌 北京師範大學 廣東音樂教育 《出發》 抗日救亡歌詠運動

A Study on a Controversial Patriotic Musician Yu An-pin

LI Qiyuan

Abstract: Yu An-pin was a musician and sports specialist active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He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his early years. After graduation, he taught at more than ten school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became a well-known figure in both the music and sports circles of southern China at the time. During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u An-pin led and participated in numerous patriotic singing activities, recorded many influential patriotic song records as a singer. Although Yu An-pin was later imprisoned for sexual offenses, his contributions should not be entirely denied.

Key words: Yu An-pin;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Music Education; *Let's Go (Chu Fa)*; Singing Movement for National Salvation

引言

即便是熟悉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學人，也大概率不曾聽過俞安斌（Yu An-pin，約1904—？）的名字。然而，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的廣東、香港和澳門，俞安斌卻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音樂家和體育專家。他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①體育系，先後在粵港澳地區十餘所學校擔任音

【作者簡介】李啟源（2000-），山東濟南人，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

【基金項目】本文是2026年度上海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科研課題“私立廣州音樂院音樂家群體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SHCMDP202615。

^① 1929年8月改稱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樂、體育教師，更是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活躍的音樂家，其人生行跡與文學家張我軍、音樂家柯政和、陳洪、何安東等人交集匪淺。然而，1951年，俞安斌因性犯罪銀鐐入獄，從此蹤影全無。迄今為止，有關俞安斌的研究尚付闕如，諸多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著作中均“查無此人”，只有李凌在一本青少年讀物中將他與馬思聰、陳洪、何安東等人並稱為“南方歌詠運動的中堅”。^[1]通過文獻查詢，尚可見到俞安斌原有的歷史信息與作品留底，循此對其音樂史跡做一考述，可以深入音樂史的“邊角”，對近代華南地區的音樂教育史與抗戰文化史研究做出一點補充。



圖1 俞安斌

一、北師求學，音體兼修

（一）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體育系

由於年代久遠，俞安斌青少年時期的資料今已無從尋覓，我們只知道他大約出生於1904年。^①因此，本文只得從大學時代開始爬梳他的人生行跡。在1934年編寫的《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同學錄》中，筆者找到了俞安斌的基本信息：俞安斌，別號質夫，男，籍貫浙江紹興，職業為廣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音樂教員，通訊地址為廣州市都府街二十號，北師大第十七屆（1929年）體育系畢業生。^[2]另據澳門中德中學（俞安斌曾供職於該校）校務報告，俞安斌的學歷為“國立北平師大體育系畢業，同校音樂專修科畢業”。^[3]然而，同學錄和其他史料中均未提及他就讀於北師大“音樂專修科”的經歷，甚至無法證實“音樂專修科”的存在。從現有資料來看，所謂“音樂專修科”極有可能是體育系開設的幾門音樂課程，俞安斌正式修讀的專業應當只有體育一個。

關於俞安斌大學期間參與的體育活動，目前所僅見的幾則記錄大都無足輕重，例如：1926年2月，他在北海公園流冰大會上拿了名次。^[4]1929年5月，他在北平第十二次春季聯合運動會中擔任檢查員和招待員，等等。^[5]相比之下，不論是在大學時代，還是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在音樂方面的成就都比體育更高，故而本文以較大的篇幅記述作為音樂家的俞安斌。

（二）參加音樂會，發起創辦西樂社

20世紀20年代，柯政和與馮亞雄曾在北師大體育系教授音樂。在他們的提倡下，該校音樂活動十分活躍，許多喜愛音樂的學子從中受益。1924年11月30日和1925年1月1日，北

^① 圖片來自廣州舊聞：《百年前，中學老師的學歷如何？來源哪裡？如何上課？》，廣州舊聞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RForjtDuckC-LF4dsxJrug>，訪問時間：2025-10-31。

^② 俞安斌1951年被判刑時（詳後），相關報導稱他時年47歲，由此可以大致推定他的出生年份。

師大先後舉辦了該校第一次、第二次音樂會，第一次音樂會的節目以聲樂、各種器樂獨奏及重奏等小型室內樂為主，第二次音樂會則加入了一支小型管弦樂隊，演奏了弗雷德里克·蕭邦（F. F. Chopin）的《^bA大調大圓舞曲》（*Grande Valse in A-Flat Major, Op. 42*）的改編曲，其樂手有：李廕鑫（小提琴兼鋼琴）、黃兆輝、俞安斌、汪德昭、艾華、潘乃德（均為小提琴）、李建藩（大提琴）、韓德章（小號）、呂炳水（單簧管）。^[6]這是目前所見俞安斌參與音樂活動的最早記錄。1925年5月31日，北師大及附中聯合舉辦了該校第三次音樂會，俞安斌在音樂會上獨奏了古斯塔夫·朗格（Gustav Lange）的《花之歌》（*Blumenlied, Op. 39*），與同學張鳳婷四手聯彈演奏了安東·狄亞貝利（Anton Diabelli）的《青年之快樂》（*Pleasures of Youth, Op. 163*），還演唱了喬治·羅西（George Rosey）的歌曲《憑欄》（*Over the Banister*）。^[7]三首作品的技術難度都不高，適合初學者演奏演唱。一位體育系學生能夠同時掌握小提琴、鋼琴與聲樂，不論水準如何，都足見俞安斌對音樂的熱情與執著。儘管其師承仍有待考證，可以確定的是，他必然受到過柯政和與馮亞雄的指導。

值得關注的是，第三次音樂會“加入愛美樂社管弦樂合奏”^[8]，演奏了西奧多·摩士（Theodore Morse）的《河邊》（*By the River*）、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陸軍進行曲》（*Marche Militaire, Op. 51, D. 733*）和小約翰·史特勞斯（J. Strauss II）的《請》（*Bitte Schön, Op. 372*）三首曲目。第二次音樂會中的那支小型管弦樂隊，應當是“愛美樂社”的雛形。此時的“愛美樂社”只是一個學生自娛性質的音樂團體，其影響相當有限，與後來活躍於北京音樂界並出版《新樂潮》的愛美樂社（1927年成立）不可同日而語。但它的存在至少證明，早在1925年，柯政和已經為他理想中的音樂社團取好了名字，並且付諸實踐。

1926年4月，北師大西樂社成立。該社是愛美樂社的前身，主張通過學習“有系統”且“科學”的西樂，來“整治”國樂乃至“復興國粹的中國樂”，俞安斌是發起人之一。^[9]次月，他在《北京師大週刊》貝多芬百年紀念刊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貝多芬之“月光曲”》，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我”與貝多芬夜晚散步時，與一對兄妹因琴聲結緣的故事——其原型正是貝多芬創作《月光奏鳴曲》（*Moonlight Sonata*）的傳說之一。^[10]

儘管俞安斌沒有受過音樂學院的系統訓練，但他在北師大求學期間，得益于柯、馮等名師的指導與豐富的校園音樂實踐，加之個人的努力，同樣練就了一身音樂本領。

（三）參加文學社團新野社

大學時代的俞安斌是一位文學愛好者。1928年，張我軍^①在北師大校內組織文學社團星星社（圖2）（後更名為新野社），社員有何秉彝、俞安斌、葉鳳梧、楊獨任等12人，俞安斌是其中唯一一位體育系學生。^[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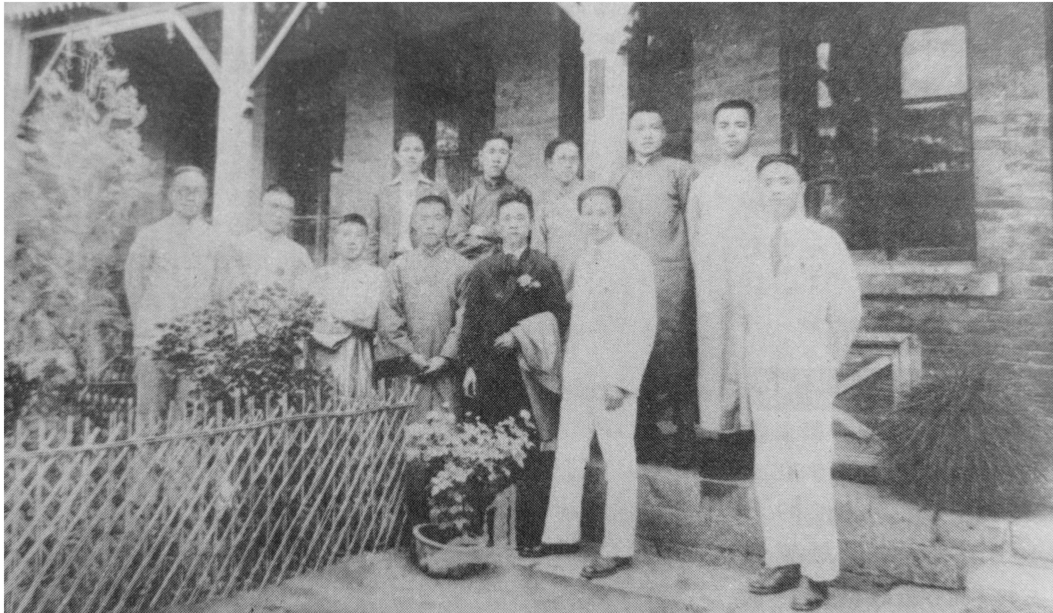


圖2 星星社全體成員合影^②

1930年，新野社出版過一期社刊《新野》，除《卷頭語》和《編後》外，登載文章和詩作共十篇。《卷頭語》表明了這本刊物的主張和立場，它說，1930年的中國人，自由被剝奪，生機已沒有，生存無保障，文學不能反映現實。新野社正是為了開拓文學界荒蕪的“新野”而創立的，主張正視現實、表現現實和改造現實。^[12]創刊號中收錄了俞安斌（質夫）的詩作《羊群》：

羊群^[13]

質夫

一所小酒館的前面，
擠着一堆羊群；
將近渾圓的月亮，
慘淡地照臨。

這宛如臨刑的囚犯，

^① 張我軍（1902—1955），臺灣臺北人，臺灣新文學的倡導者，現代詩人，小說家。曾就讀於北師大國文系。

^② 圖片來自何標：《張我軍與“新野社”》，載《臺聲》，1994年第2期，第46頁。

顯現着戰慄與惶悚；
漸漸地一個比一個少了，
電光下只餘血泊。
人們正忙着明天的佳節，
市上是異樣的緊張；
不識不知的弱者，
可曾知道你的下場。
可憐的弱者啊，
上帝給予我們的是奮鬥！
怯懦的馴服，
只永遠垂着口淚。

彼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列強環伺，社會動蕩，百姓困苦。詩中“羊群”象徵着底層弱勢群體，它們“擠在小酒館前”，於月光下“戰慄與惶悚”，盡顯面對未知危險的恐懼。“一個比一個少了”“只餘血泊”，直白地呈現了弱者慘遭屠戮的殘酷景象。詩人既憐憫羊群的命運，也批判其怯懦馴服，借詩句呼喚民眾覺醒抗爭，擺脫被壓迫的悲慘處境，於黑暗中尋找曙光。《羊群》一詩雖未產生很大影響，但也堪稱一首反映時代精神、批判社會現實的佳作。

綜觀俞安斌的大學時代，北師大既培養了他的專業能力，也造就了他對音樂的熱忱與對社會的關懷，這些為他日後耕耘教壇、積極投身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埋下了伏筆。

二、扎根南粵，耕耘教壇

（一）任教於粵港澳多所學校

1929年，俞安斌畢業後來到廣州。次年，他與畫家黃可肩^①結婚，於7月12日下午在中大附小禮堂與另外兩對新人一起舉辦了集體婚禮（圖3），時任廣東省政府委員、省教育廳長金曾澄為他們證婚。^[4]兩人婚後育有子女三人。此後的二十年，俞安斌幾乎都在粵港澳三地度過。

^①黃可肩，生平不詳，畫家，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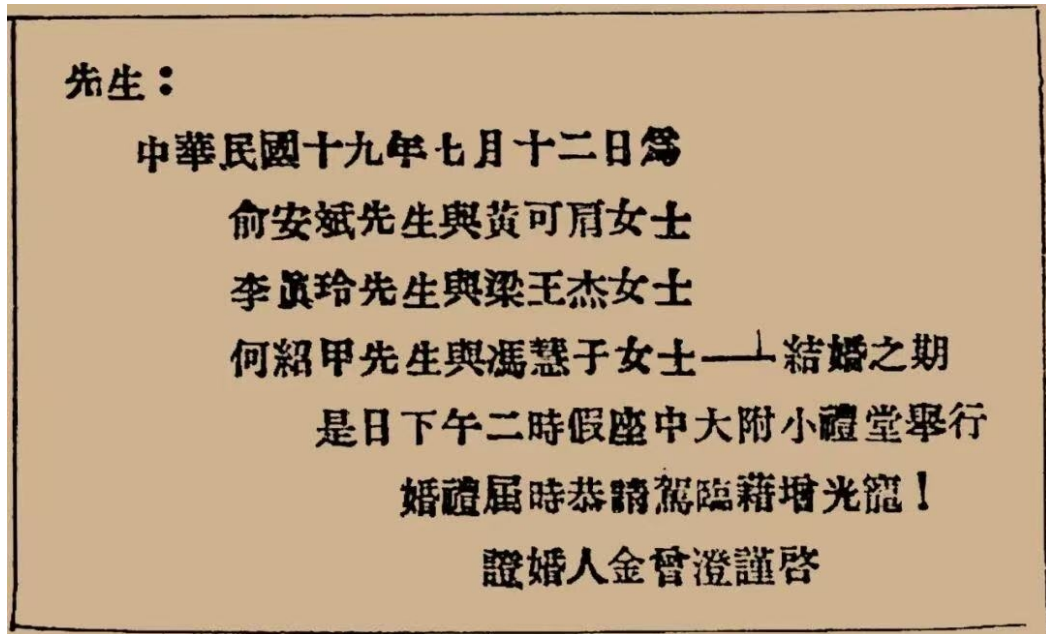


圖3 俞安斌的婚禮廣告^①

當時中國的音樂、體育教育尚不發達，“副科”教師的地位與收入並不高。迫於生計，一位教師在多所學校兼課、兼授多門科目的現象十分普遍。20世紀30、40年代，俞安斌先後任教於多所學校。除了前文提到的廣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澳門中德中學的校務報告顯示，俞安斌還曾擔任國立中山大學講師、廣東省立體育專科學校講師、私立廣州音樂院教授和中山大學附中體育主任，他在每所學校的具體任職時間今已難以考證。1938年10月，日軍進犯廣東，香港、澳門因其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得以暫享和平，許多廣東名人紛紛南下躲避戰禍。1939年，俞安斌在香港香江中學擔任音樂、體育教師。^[15]同年，教育家郭秉琦創辦澳門中德中學，俞安斌在該校擔任專業導師。^[3]40年代初，他曾在香港知用中學任教。

令人不解的是，俞安斌在40年代初曾短暫供職於汪偽政權創辦於1941年的“鳴崧紀念學校”。該校是為紀念遇刺身亡的汪精衛黨羽曾仲鳴、沈崧而創辦的，旨在“培養實現中日提攜、大東亞共榮與和平反共建國的人材”。據朱哲夫講述，俞安斌曾在該校任音樂教師^[16]——這與他“救亡音樂家”的一貫形象大相徑庭。我們尚不清楚俞安斌出於何種原因委身於該校，但這一行為無疑是政治上的失節，成為他後來遭受批判時的“罪狀”之一（詳後）。

1942年5月，連縣的廣東省立文理學院聘請俞安斌擔任教授兼體育專修科主任^[17]，他至遲於此時離開廣州，來到粵北國統區。俞安斌的案件判決書中稱，他後來又在遷校連縣的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音樂教師，抗戰勝利後隨校遷回廣州，一直任教至1951年。^[18]二十年間，據不完全統計，他工作過的學校至少有11所。

^① 圖片來自《雪廬雜談 聯婚大典》，載《生活》，1930年第5卷第41期，第684頁。

俞安斌的職業軌跡，既反映了民國時期“副科”教師因薪酬微薄而不得不跨校兼課以維持生計的普遍狀況，也展現了戰亂年代教師為躲避戰禍、延續文教使命，隨局勢起伏輾轉多地的歷史境遇。他短暫任教偽校的爭議性“插曲”，亦從微觀層面折射出身處淪陷區的音樂家們在社會巨變中所呈現的堅守與妥協交織、貢獻與爭議並存的複雜面貌。

表 1 俞安斌曾任教的學校

學校	任教時間	學校	任教時間
廣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	30年代	澳門中德中學	1939年之後
國立中山大學	30年代	香港知用中學	40年代初
廣東省立體育專科學校	30年代	偽“鳴崧紀念學校”	40年代初
私立廣州音樂院	30年代	廣東省立文理學院	1942年5月之後
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30年代	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	40年代初至1951年
香港香江中學	1939年		

*資料來源：全國報刊索引、中國近代文獻數據總庫、讀秀等電子數據庫。

（二）培養音樂人才

在前述學校任教期間，俞安斌培養出一些優秀的音樂人才。儘管他從事音樂教學的資料大都已经散佚了，但從羅榮鉅、曹碧霞兩位學生的經歷中，仍然可以略窺俞安斌的教學情況。

俞安斌的學生中，成就最高的當屬羅榮鉅（1918—1991），他後來成為享譽全國的男高音歌唱家（圖4）。對於恩師，羅榮鉅回憶道：“十三歲上中學。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的音樂老師俞安斌先生，是他發現和培養我的唱歌才能，奠定我的音樂基礎。他對我的教育是十分嚴謹的，除了教我唱歌外還教我樂理，試聽唱及鋼琴。”^[19]羅榮鉅後來又跟隨陳洪、馬思聰、林俊卿等名家學習，在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在抗美援朝的前線上、在北京中南海的禮堂裡……都留下了自己的歌聲。今天中央音樂學院的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教授就是羅榮鉅的學生。若非俞安斌這位伯樂，羅榮鉅這匹“千里馬”未必會走上音樂的道路。

1940年，在香港中國文化協會主辦的歌詠比賽中，香港香江中學的女學生曹碧霞（圖5）從五十多位歌手中脫穎而出，摘得桂冠，她的聲樂老師也是俞安斌。《大公報》對曹碧霞的訪談中寫道：“去年‘香江’的音樂教師是俞安斌，這音樂家賞識了她的聲帶，認為可以造就，很用心來指導她唱歌，並不准她讀簡譜以提高她的音樂水準。這時候，她才真正地運用她固有的優良聲帶。同時，還開始學習鋼琴。”^[20]

從羅、曹二人的經歷來看，俞安斌的音樂教學是嚴謹規範的，他是一位優秀的音樂啟蒙教師，尤其擅長聲樂教學。另外，羅榮鉅與曹碧霞後來都參與過救亡歌詠（詳後），俞安斌的聲樂教學，為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儲備了人才。



圖 4、圖 5 羅榮鉅^①、曹碧霞^②

（三）活躍於華南音樂界與體育界

在粵工作期間，俞安斌參與了大量學校內外的音樂、體育活動，並身兼多項社會職務，在音樂界、體育界具有一定影響力。

音樂方面，任教於中山大學附中期間，俞安斌為該校歌詠團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兼任聲樂教師與指揮，曾邀請陳洪來為團員演講。陳洪高度評價道：“現在俞安斌先生很努力，苦心來組織這個偉大的合唱團。我以為廣州得了這個偉大的合唱團，實在是廣州的光榮。”^[21]俞安斌與陳洪交情甚篤，與陳洪領導的私立廣州音樂院關係亦相當密切。1934年，有報紙訛傳俞安斌逝世，《廣州音樂》專門為他闢謠。^[22]1935年3月16日，俞安斌率領中大附中與勸師附中聯合組建的歌詠團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聯合歌詠會，為廣州音樂院籌款，合唱節目一部分用廣州音樂院管弦樂隊伴奏。^{[23][24]}同年，廣州音樂院籌建新校舍，俞安斌捐款五元。^[25]以上幾件小事足見俞、陳之友誼，以及他們在推動中國“新音樂運動”一事上的志同道合。

還有一些俞安斌參與音樂活動及兼任社會職務的零星記載。1934年11月，為實施第四次全省教育會議議決案，廣東省教育廳組建了議決案整理委員會，俞安斌任音樂科委員。^[26]1937年6月，廣東文藝作家協進會舉行了廣州市第一屆音樂座談會，會議由陳洪主持，俞安斌出席。^[27]俞安斌是何乙冰編《混合音樂教本》（1934年）^[28]的校者，另據《民國音樂史年譜》，他曾與何紹甲（即何乙冰）同校《民族音樂》（1939年）^[29]，該書已難以找到。尚未發現他的其他著作或音樂文論。

體育方面，俞安斌參加了多個專業協會。1929年10月，廣東省教育廳組織中小學課程研究會，俞安斌任體育股委員。^{[30][31]}1933年3月，廣東省體育委員會成立各項球類特項委員會，俞安斌任壘球委員會委員。^[32]他還在省、市舉辦的數十場運動賽會（包括賽跑、游泳、籃球、

^①圖片來自廣東歌舞劇院官網，http://www.gdgwjy.com/review/music_15.html，訪問時間：2025-10-19。

^②圖片來自《曹碧霞訪問記》，載《大公報》（香港），1940年4月12日第6版。

網球、風箏等項目)上擔任裁判或會務人員,並在暑期體訓班、童軍領訓所擔任教練,《廣州民國日報》中有數十篇相關報導,在此不再一一列舉(圖6)。可以說,俞安斌是當時廣東體育界頗有影響力的人物,是一位“多面手”體育專家。

綜合來看,俞安斌在華南音樂界與體育界都相當活躍,絕非微不足道的邊緣人物。但從歷史書寫的角度看,他在同時期的廣東音樂家/體育專家中並不引人注目:一方面,他沒有重要的音樂/體育文論存世;另一方面,頻繁的跳槽、大量的兼課,以及對音樂、體育兩科的“平均用力”,使得他在不論哪一所學校、哪一個學科都難以做出足以名垂史冊的成績,他是一位“通才”而非“專才”——除去晚節不保,這些也是俞安斌“隱冊”的重要原因。



圖6 俞安斌(右)與他的游泳學員譚慧一合影^①

三、以歌為槍，抗敵救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音樂家們紛紛投身到民族救亡的偉大鬥爭之中,中國新音樂的發展進入了全新的階段。抗日救亡的浪潮促進了群眾歌曲創作和群眾歌詠運動的蓬勃發展,新音樂運動、左翼音樂運動與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登上歷史舞台,對當時及後來中國新音樂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1937年之前,廣州雖未直接被戰火波及,但也已經進入了戰爭和救亡的狀態,音樂家們積極創作救亡歌曲,廣泛組織群眾歌詠團體深入學校、工廠和街頭開展教唱活動。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此起彼伏,悲壯激昂的歌聲響徹雲霄,成為凝聚民心、鼓舞抗戰意志的強大力量,南粵的歌聲亦成為全國性的音樂救亡樂章中一個強有力的聲部。

^①圖片為周頌樂攝影:《廣州女游泳家譚慧一女士及其指導俞安斌》,載《圖畫時報》,1933年2月23日第2版。

（一）領導並參與救亡歌詠活動

俞安斌是華南地區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活躍的音樂家，他領導並參與了大量的歌詠活動，足跡遍佈粵港澳多個重要的救亡團體，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個：

其一是廣州民眾歌詠團。1936年7月，中共廣東黨組織以黨的週邊組織中國青年同盟、突進社和其他左翼組織的成員為骨幹，依託廣州基督教青年會這一合法平台，組建了廣州民眾歌詠團。歌詠團的活動以教唱抗日歌曲為主，以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培育進步力量，得到了俞安斌、何安東和陳世鴻等音樂專家的大力支持與幫助。^[33]該團雖然只辦了半年，仍然鍛煉和培養了一批進步文藝工作者。

其二是非常時期民眾教育委員會歌詠股。1937年，廣州遭日機轟炸後，財政拮据，原先廣州市教育的領導機關——廣州市社會局的第四課、第五課和督導室被合併為非常時期服務團，將留下的人員統編在“服務團”之下開展抗日宣傳工作。非常時期民眾教育委員會是“服務團”的主體機構，該會分美術、歌詠、戲劇、出版四股，歌詠股由俞安斌、何安東、陳世鴻、黃友棣、羅榮鉅等人領導，股員為數十名“市小”音樂教師和音樂愛好者。他們經常分成小隊到街頭或公共場所演唱抗戰歌曲，或配合戲劇股的街頭演出隊演出，還舉行過一次百人大合唱，頗受好評。^[34]

其三是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歌詠隊。1937年7月，國民黨廣東當局聯合廣東各界舉行了“廣東民眾禦侮救亡大會”，會後成立了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該會設有一個歌詠隊，由俞安斌、何安東等人領導。同年8月26日，該會舉行歌詠大巡行，共有一千二百餘人參加，俞安斌與何安東擔任音樂總指揮。遊行群眾高唱《上前線》《全國總動員》《義勇軍進行曲》等救亡歌曲，“聲震天地，雄烈異常”，極大鼓舞了廣州市民的抗戰熱情。^[35]

其四是抗戰教育實踐社特種訓練班。1937年11月，在中共廣東黨組織和第三黨聯合發起下，由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出面成立了抗戰教育實踐社，以促進廣州教育界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戰時教育工作的開展。1938年，該社開辦了一期特種訓練班，由俞安斌與林娜義務擔任“歌詠戲劇”課程的講師。學員將歌詠戲劇課程所學知識應用到下鄉工作的實踐中，並對群眾歌詠組織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進行了反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6]

其五是港澳藝術界獻機會。有關該會的資料很少，我們只知道它是由港澳文藝工作者組成的一個救亡團體，顧名思義，其宗旨是籌款向當局捐獻飛機用於抗戰。1941年4月，該會召開第五次常委會議，決定於娛樂戲院舉行音樂會，由俞安斌、伍伯就、何安東、馬國霖、斯義桂等人籌備。^[37]5月28日，音樂會改在香港利舞台舉行，前述幾位音樂家及林聲翕、韋瀚章、歐漫郎等人登台獻藝。^[38]

還有一則俞安斌領導救亡歌詠活動的史料。1938年9月12日，國際聯盟大會將在日內瓦舉行，廣東各界為表示擁護國聯熱誠，敦促各國實行援華制日的政策，於當月9日在省民教館舉行擁護國聯援華制日大會。大會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遊行，參與群眾近十萬人，俞安斌擔任第二中隊（歌詠團體）隊長。^[39]

在當時的廣州、香港和澳門，單論在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的貢獻，俞安斌未必遜色於陳洪、何安東、林聲翕等人們所熟知的音樂家，“南方歌詠運動的中堅”（李凌語）是對他恰如其分的評價。

（二）灌錄救亡歌曲唱片

一首救亡歌曲創作出來後，往往會由專業歌唱家演唱一個範本，並灌製成唱片，以實現更加廣泛的傳播（圖7）。抗戰期間，俞安斌以男中音歌唱家^①的身份錄製了多首救亡歌曲，筆者收集到的就有《衝鋒號》（陳洪詞曲）^[40]、《奮起救國》（陳黃光詞，何安東曲）、《全國總動員》（荷子詞，何安東曲）^[41]、《凱旋》（據古諾《士兵之歌》填詞，詞作者待考）^[42]和《出發》（華文憲詞，勞景賢曲）^[43]五首，均由香港和聲歌林（Columbia）公司發行。^②在此，有必要對幾首歌曲做一番簡要的介紹：



圖7 《奮起救國》《全國總動員》唱片（筆者自攝）

首先是何安東的兩首歌曲。《奮起救國》創作於1931年，是中國最早的抗戰歌曲之一。當時正在培正中學教書的何安東看到日寇對中國的野蠻侵略，悲憤交加之下創作了《奮起救國》，呼籲“民眾士兵一致奮起抗爭，寧戰死不為奴隸忍辱偷生”。1936年，何安東創作了《全國總

^①通過俞安斌演唱的幾首歌曲的音頻，可以確定他的聲部為男中音。

^②得益於互聯網的發達，五首歌曲在 Youtube、Bilibili 等平台仍可以聽到。

動員》，大聲疾呼“民族出路只一條，生存唯有抗戰”。^[44]陳洪的《衝鋒號》也是一首優秀的抗戰歌曲，該曲創作於1932年，是一首具有號召性的、富有英雄氣概的進行曲，其旋律帶有法國國歌《馬賽曲》的影子，歌詞平白易懂而又直逼人心：“不願做亡國奴的趕快衝鋒！”^[45]已有學者對三首作品做過專門研究，筆者不再展開具體的分析。俞安斌、陳洪與何安東是私立廣州音樂院的同事，又曾多次共同組織和參加歌詠活動，這幾首歌曲交由俞安斌來演唱是再合適不過的。《凱旋》由夏爾·古諾（Charles-François Gounod）歌劇《浮士德》（*Faust*）中唱段《士兵合唱》（*Choeur des Soldats*）的旋律填詞，詞作者待考。這些歌曲唱出了廣東乃至全國人民的心聲，一時間廣為傳唱。

五首歌曲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出發》。《出發》是一首A大調、2/4拍節奏的歌曲。勞景賢譜寫的旋律莊嚴工整，具有鮮明的軍歌氣質。音樂的發展層層遞進：前兩個樂句音高逐漸攀升，節奏鏗鏘有力，好似行軍的步伐。之後的高音和三連音如同軍號，將歌曲推向高潮，全曲在激昂豪邁的氛圍中收尾。華文憲的詞風質樸大氣，感召力強，契合軍事文宣的需求。兩者相得益彰，造就了這首當時膾炙人口的抗戰歌曲。

譜例1 《出發》歌譜（筆者打譜）

出 發

（俞安斌、曹碧霞及知用合唱團演唱）

華文憲 詞
勞景賢 曲

1 = A $\frac{2}{4}$

1	-	1̣. 5̣	3̣. 5̣	1	1	2	-	3̣. 2̣	1̣. 7̣						
槍，		在	我	們	的	肩	膀，	血，	在	我	們	的			
2	5̣	1̣. 2̣	3̣	3	3	4	-	3̣.	0̣						
胸	膛。	我	們	為	捍	衛	祖	國，							
1	1	7̣	5̣	6̣	7̣	1	-	1	7̣	6̣	7̣	1̣	0̣		
我	們	齊	赴	沙	場。	統	一	意	志，						
2	1	7̣	1̣	2̣	0̣	5	-	5̣	3̣	1̣	5̣	5̣	7̣.	1̣	
集	中	力	量，	衝！	衝	破	了	一	切	惡	勢				
2	-	5	-	5̣	3̣	1̣	7̣	7̣.	7̣	2̣.	7̣	5	-		
力，		幹！	貫	徹	了	總	理	的	主	張。					
5̣	5̣	1	7̣	1	2	3	3	4	-	3	4	5			
抱	定	殺	身	成	仁	的	決	心，	發	揚	中				
1	6̣	4.	3̣	2.	1̣	1	-								
華	民	族	之	榮	光。										

《出發》的背後還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938 年 1 月，徐州會戰爆發，為了激勵和讚揚千里迢迢開赴戰場的川軍第 122 師及師長王銘章中將，勞景賢與華文憲創作了這首歌曲。同年 3 月，王銘章在台兒莊戰役中堅守滕縣，壯烈殉國。王將軍和中國軍隊的浴血奮戰，為歌曲《出發》傾注了靈魂。由於其創作背景及歌詞中的“總理”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出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悄然消失，而在中國臺灣地區傳唱至今，這是後話了。拋開國共兩黨的恩怨糾葛以及對歷史的不同認識，回歸作品本身，《出發》無疑是一首優秀的抗戰歌曲，值得被人們銘記。

俞安斌演唱的歌曲中，《衝鋒號》《奮起救國》《全國總動員》和《凱旋》是他與他領導的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歌詠隊（詳前）合唱的。與業餘歌詠團合作，是當時唱片行業的常見做法。“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的業餘歌詠團比較活躍，另一方面也是出於錄製成本的考慮。”

^[46]《出發》則是俞安斌與學生曹碧霞（詳前）及知用合唱團合唱的，體現了他對愛徒的提攜。

五首歌曲均採用小樂隊伴奏，樂器包括鋼琴、小軍鼓、小號與弦樂，且經過了精心的編配，在當時屬於質量上乘的製作。聲樂部分，作為一位非科班出身的男中音，俞安斌的唱功差強人意。儘管由於年代久遠，幾張唱片的音質略有損失，但歌者咬字（或許與他的家鄉口音有關？）和氣息（如較重的顫音）的問題仍然可以聽出來。當時的一則樂評可以作為佐證，廣州音樂院第一次音樂會後，有聽眾對他的演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第一節目是俞安斌先生的獨唱，聲音不大響亮而帶晦澀。第二曲唱出了 I love you 的時候，我忽然如被一盤冷水從頭淋下。”^[47]然而，在錄製《衝鋒號》《奮起救國》《出發》等救亡歌曲時，俞安斌的歌聲情緒激昂、鏗鏘有力，還帶有一點吶喊的感覺，飽含着對侵略者的仇恨與對抗戰必勝的信心。作為領唱者，他與樂隊和歌詠隊的配合默契，歌曲的整體效果良好。因此，歌唱技術上的一點瑕疵便無傷大雅。

這些唱片由和聲歌林公司發行，銷往內地、港澳和東南亞地區。而且，它們不單用來販售，還會通過廣播電台向公眾播放。“在抗戰時期，無論是在上海、延安、重慶或是在東南亞地區，這些歌曲經由唱片和電台這兩種管道形成很大的傳播力度。”^{[46]128} 僅從香港版《申報》和《大公報》中，筆者就找到了 14 條俞安斌演唱歌曲的播放記錄，其中 9 條是在抗戰期間，實際播放的次數還應當更多。播放次數較多的是灌制較早的《奮起救國》和《凱旋》，而當《出發》灌制完成時（1941 年），距離日軍進犯香港已經時日無多了。這些救亡歌曲乘着俞安斌的歌聲傳遍大街小巷，走進千家萬戶，鼓舞着香港各界的抗戰熱情。抗戰勝利後，它們仍未被人們忘卻，1949 年仍有播放的記錄。

除此之外，1941 年，俞安斌還領導香港私立知用中學合唱團，演唱了抗日題材電影《前程萬里》（圖 8、圖 9）的主題歌（蔡楚生詞，何安東曲）。所謂“領導”，應當是合唱指揮。

表 2 俞安斌演唱歌曲在香港電台的廣播記錄

時間	電台 ^①	俞安斌演唱歌曲
1938年5月20日	ZEK	《奮起救國》
1938年8月9日	ZEK	《奮起救國》
1938年10月28日	ZEK	《奮起救國》《全國總動員》
1939年1月15日	ZEK	《奮起救國》
1939年2月3日	ZEK	《盧溝橋之歌》《保衛中華》及“Serenade”（馮坤賢、張興惠、俞安斌合唱）
1939年6月9日	ZEK	《奮起救國》
1939年6月20日	ZEK	《凱旋》
1939年11月13日	ZEK	《凱旋》
1940年6月21日	ZEK	《凱旋》
1948年5月6日	香港廣播電台	《凱旋》
1948年6月10日	香港廣播電台	《出發》
1948年9月28日	香港廣播電台	《凱旋》
1949年3月29日	香港廣播電台	《前途的光明》
1949年7月7日	香港廣播電台	《凱旋》

*資料來源：香港版《申報》及《大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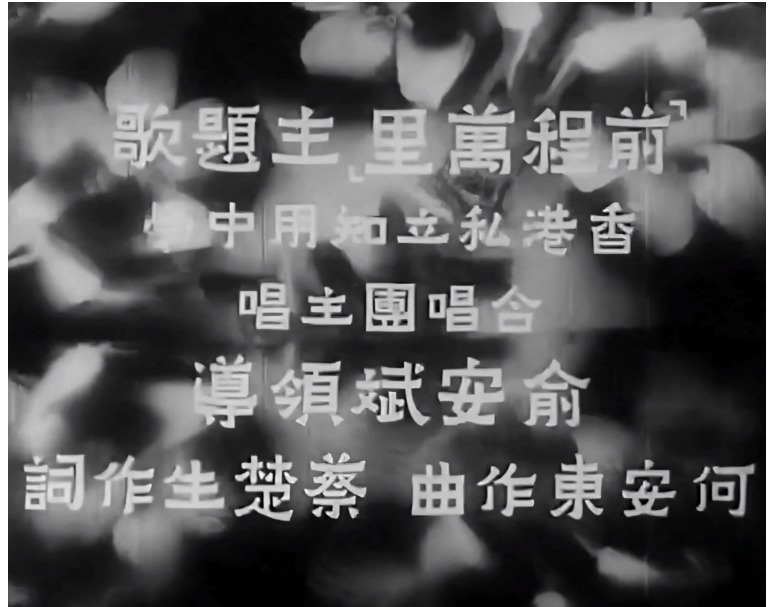


圖 8、圖 9 《前程萬里》海報、《前程萬里》主題歌頁面（截自影片）

綜上所述，俞安斌在華南地區的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扮演了出色的組織者、參與者與傳播者的角色，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活動是以音樂服務民族救亡的生動例證。

^① 1928年，香港設立了第一個英文廣播電台，台號為“GOW”（次年改為“ZBW”）。1934年，增設一個台號為“ZEK”的中文台。1948年，兩台改稱“香港廣播電台”。

四、拈花弄柳，銀鐐入獄

20世紀30、40年代的俞安斌一直以正面形象示人，因他在音樂界、體育界的成就和種種愛國義舉受到社會各界的尊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俞安斌留任廣州市立女師音樂教員。然而，這位為抗日救亡付出整個青春的音樂家，卻因男女問題身陷囹圄，令人大跌眼鏡。

1951年3月14日，香港《大公報》登載了一則題為《喪盡天良 枉為師表——省立廣州女師音樂教員俞安斌姦污十余少女 被污兩學生揭發其罪行 廣州法院將俞扣押審訊》的新聞。報導稱，俞安斌長期利用音樂教學讓女生墜入愛河，洩其獸慾，事後卻棄之不顧，還加以威脅、辱罵和毆打，更有女生懷孕墮胎，甚至嘗試自殺。俞妻黃可肩也被斥為“幫兇”。在廣大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和強烈要求下，廣州法院將俞安斌羈押審訊。^[48]次日，廣州市民主婦聯和廣州市音樂家協會在《大公報》發文，要求嚴懲俞安斌。^[49]3月17日，廣州教育工會和廣州市學聯的負責人發表談話，均主張嚴懲俞安斌。^[50]

3月27日下午二時，廣州人民法院在華僑中學禮堂公審俞安斌。兩位被害人依次講述被害情形，控訴俞安斌的罪行，隨後社會各界代表接連致詞。法院於下午五時做出判決：“俞安斌藉教師職位，連續姦淫女生及迫人墮胎，處徒刑十年，賠償林××療養費伍百萬元，潘××三百萬元”^[48]，俞安斌在一片罵聲中俯首認罪。即便如此，與會群眾仍認為判決過輕，高呼“支持被害人上訴”^[51]，此時距離俞被羈押僅僅過去兩個禮拜。4月6日，南洋最大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也發佈了俞安斌被判刑的消息，足見該事件影響之大。^[52]

隨着俞安斌銀鐐入獄，這樁案子就此了結，數十年來無人在意。直到2024年，香港城市大學徐全博士為他鳴冤翻案，認為俞案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樁冤案：

如果報道屬實，那麼俞安斌的問題最多只是太過風流、私人情感債眾多，這可以接受有限度的道德譴責，但絕不是報道標題中所說的“姦污”。所謂“姦污”，是違背女性意願；但報道描述俞安斌的行為時又變成了“誘姦”，似乎與這些女生是“兩情相悅”。始終，“渣男”和“強暴”，有著重大區別。……左派的香港《大公報》這則內容和標題自相矛盾的報道，說明俞案大有隱情。

徐全進一步寫道：

對付俞安斌的手法，是從個別揭發開始、經歷群眾批判、最後是司法審判關押……最終在名譽和道德上，算是徹底毀滅這個曾經為救亡付出了青春的知名藝術家。^[53]

這段辯詞確有一定道理。“重審”俞案，我們不難發現諸多疑點：首先，“姦污”和“誘姦”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①，倘若《大公報》的記述屬實，俞安斌的問題更像是道德敗壞與始亂終棄，即該報所謂“騙取愛情”，是否達到重大刑事犯罪的標準，需要打一個問號；其次，該報稱其妻為“幫兇”，妻子何以參與丈夫誘奸他人？此亦殊不合常理；至於教授音樂收費高昂、曾“充任漢奸學校鳴崧中學教員”（詳見原報道），與本案完全無關，強調這些卻會引發眾怒，影響量刑……因此，徐全稱俞案存在隱情，是合理的質疑。在“鎮反運動”的時代漩渦中，對此類案件的審判確有可能存在程序失範、證據粗糙、罪名不清、量刑過重等問題，近年來亦有大陸學者反思過“鎮反運動”中的“人民法庭”和“群眾運動式”斷案帶來的諸多問題。^[54]然而，徐全稱俞案為“毫無依據的構陷”，認為俞安斌完全是無辜的蒙冤者，未必就符合實情，其文章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色彩。一方面，新聞標題、群眾口號與宣判會通稿中出現的“姦污”“姦淫”等詞匯，未必等同於相應的法律概念，若僅據此推導案件事實與罪名性質，證據顯得薄弱而不嚴謹；另一方面，俞案的受害者多是花季少女，其中還包括未成年人。即便“姦污”和“誘姦”尚有疑問，與未成年學生發生關係、迫人墮胎、威脅、辱罵、毆打等行為亦為法律所不容。輕言翻案，對受害者並不公平。鑒於相關司法檔案尚未公開或已不存世，現有史料無法還原案件的全貌，目前難以對俞案的性質做出確鑿的最終判斷。將這位曾經的“救亡音樂家”由於晚節不保而被抹煞的音樂史跡勾勒清晰，盡可能地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是更加有意義的工作。

經此一事，俞安斌這個名字便從中國的音樂界、體育界和教育界徹底消失了，他入獄後的情況及卒年未詳。一系列報導對俞安斌在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中的貢獻隻字未提，他任教偽校的失節污點反而被強調。從受人尊敬的名師到千夫所指的強姦犯，俞安斌的公眾形象一夕崩塌，令人不勝唏噓。他的下場，亦為當下負面新聞頻出的藝術界敲響了警鐘：不修藝德、不守師德，再高的成就都會頃刻間灰飛煙滅。唯有心懷敬畏、嚴守底線，以專業立身、以德行服人，藝術之路方能走得長久、坦蕩。

五、結語

史學研究需要“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對於複雜的歷史人物，我們不應因其在國家大義上的作為而忽視其私德缺陷，亦不應因私德問題而將其積極貢獻一筆勾銷。俞安斌對華南地區的音樂、體育教育以及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做出過一定貢獻，他的歌聲鼓舞了廣大民眾的

^① 筆者請教了法律專業人士：“姦污”即強姦，指採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違背婦女意志與其性交；而“誘姦”在其成奸時，婦女是表示同意的，但其同意是由於被欺騙或利誘。兩者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救亡熱情，這些事蹟應當被記錄下來，即便他的身上有着無法抹除的污點。本文為這位瑕瑜互見的救亡音樂家樹碑立傳，亦是給予歷史一個應有的交代。

梁茂春先生曾說：“探尋‘角落’這個地方，把那些被‘久久遺忘’的東西去發掘出來，哪怕是鉤沉一段史料，探求一段史實，搜集湮沒於歷史煙塵中的一鱗半爪，逼近歷史真相一步，這都是收獲。”^[55]俞安斌只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龐大畫卷里的一顆“像素”。近年來，在學界的共同努力下，諸多“像素”的色彩正被陸續還原——隨著一段段晦暗的史實被釐清，一個個消失的身影被重現，一篇篇遺落的樂章被奏響，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面貌必將更加清晰、立體與完整。假以時日，前輩們對“重寫音樂史”的殷切期待，將會一步步成為現實。

【參考文獻】

- [1] 李凌. 文科知識:百萬個為什麼·音樂[M]. 桂林:灕江出版社,1990:158.
- [2]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畢業同學錄[Z].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秘書處畢業生事務股, 1934: 233.
- [3] 陳志峰. 郭秉琦與早期澳門中德中學[C]//劉海峰. 鑒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屆“兩岸四地”教育史論壇文集.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4: 534.
- [4] 北海之流冰會盛況[N]. 京報, 1926-02-08(7).
- [5] 今日舉行之第十二次春季聯合運動會運動項目及田徑賽職員詳誌[N]. 河北民國日報, 1929-05-11(7).
- [6] 李岩. 朔風起時弄樂潮——20世紀20年代的西樂社、愛美樂社及柯政和[J]. 音樂研究, 2003(3): 35.
- [7] 今日師大音樂會[N]. 京報, 1925-05-31(7).
- [8] 師大音樂會預誌[N]. 京報, 1925-05-29(7).
- [9] 發起師大西樂社緣起[N]. 北京師大週刊, 1926-04-11(6).
- [10] 俞安斌. 貝多芬之“月光曲”[N]. 北京師大週刊, 1926-05-30(6, 7).
- [11] 張我軍年表[OL]. (時間不詳) [2025-05-19]. <https://cws.nmtl.gov.tw/home/zh-tw/chronology/614274>.
- [12] 卷頭語[J]. 新野, 1930(1): 1, 2.
- [13] 質夫. 羊群[J]. 新野, 1930(1): 38.
- [14] 雪廬雜談 聯婚大典[J]. 生活, 1930, 5(41): 684.
- [15] 香江中學昨公演 體育歌詠[N]. 申報(香港), 1939-07-10(8).
- [16] 朱哲夫. 淪陷時期的鳴崧紀念學校[M]//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廣州文史第五十二輯:羊城杏壇憶舊.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8: 354, 356.
- [17] 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關於聘請俞安斌擔任教授兼體育專修科主任的證明書[A]. 廣東省檔案館, 檔案號: 5-2-0050-0027.
- [18] 俞安斌略誘女學生 穗法院判徒刑十年 昨在四邑僑中舉行宣判會 林潘兩女生哭訴受污經過[N]. 大公報(香港), 1951-03-28(2).

- [19] 羅榮鉅. 我的小傳[M] // 開平名人錄: 第 5 輯. 江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開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91: 64.
- [20] 曹碧霞訪問記[N]. 大公報(香港), 1940-04-12 (6).
- [21] 新音樂運動與青年音樂家——陳洪君對中大附中歌詠團演講辭[M] // 俞玉姿, 李岩. 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開拓者陳洪——陳洪文選. 南京: 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23.
- [22] 本市音樂消息 第 3 條[J]. 廣州音樂, 1934, 2(5): 5.
- [23] 本市音樂消息 第 4 條[J]. 廣州音樂, 1935, 3(2): 10.
- [24] 本市音樂消息 第 4 條[J]. 廣州音樂, 1935, 3(3): 15.
- [25] 黃金槐. 廣州音樂院籌建院舍委員會第一次徵信錄[J]. 廣州音樂, 1935, 3(8, 9): 18.
- [26] 省教育會議 決案着手整理 教廳聘定各組整委[N]. 廣州民國日報, 1934-11-29(2).
- [27] 廣州市第一屆音樂座談會記錄[M] // 俞玉姿, 李岩. 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開拓者陳洪——陳洪文選. 南京: 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54-57.
- [28] 何乙冰. 混合音樂教本[M]. 廣州: 紅輪印務館, 1934.
- [29] 陳建華, 陳潔. 民國音樂史年譜 (1912-1949) [M]. 上海: 上海音樂出版社, 2005: 295.
- [30] 教廳組織 中小學課程研究會[N]. 廣州民國日報, 1929-10-17(14).
- [31] 中小學校 課程研究會二次會議[N]. 廣州民國日報, 1929-11-27(14).
- [32] 省體會組各種特委會 排籃球等委員會已成立 各特委會委員亦經聘定[N]. 廣州民國日報, 1933-03-28(14).
- [33] 溫焯華. 我所知道的中國青年同盟[M] // 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 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 廣州市教育學院. 一二九運動在廣州.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4: 131, 132.
- [34] 黃繼植. 抗戰初期廣州市的教育應變措施[M] // 廣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 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 7 輯.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8: 294-296.
- [35] 廣東民眾禦侮救亡會 舉行歌詠大巡行詳情[N]. 南寧民國日報, 1937-09-03(2).
- [36] 葉兆南. 華南抗戰教育的再一個嘗試——抗戰教育實踐社特種訓練班報告[J]. 新戰線, 1938, 1(17): 130, 132.
- [37] 港澳藝術界獻機會 昨召開常會[N]. 大公報(香港), 1941-04-23(6).
- [38] 港澳藝術界舉行獻機會音樂會 改定二十八日在利舞台[N]. 大公報(香港), 1941-05-16(6).
- [39] 擁護國聯援華制日 廣州十萬人示威 大會昨電國聯呼籲正義 民眾整隊巡行表示決心[N]. 大公報(香港), 1938-09-10(5).
- [40] 衝鋒號[Z]. 香港: 和聲歌林, 1937, No. 49646B.
- [41] 奮起救國 全國總動員[Z]. 香港: 和聲歌林, 1938, No. 49641B.
- [42] 凱旋[Z]. 香港: 和聲歌林, 1939, No. 49714A.
- [43] 出發[Z]. 香港: 和聲歌林, 1941, No. 49845B.
- [44] 崔慧子. 何安東抗戰時期音樂研究[D]. 濟南: 山東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2009: 9-13.

- [45] 翟穎慧. 新音樂運動的先行者——陳洪早期音樂活動及其成就研究[D]. 濟南: 山東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2010: 28-32.
- [46] 盧映雪. 民國時期出版唱片中的抗日救亡歌曲——以百代和歌林公司為例[J]. 天津音樂學院學報, 2017(02): 126.
- [47] 黃粲. 聽廣州音樂院第一次音樂會後[N]. 廣州民國日報, 1932-06-23(4).
- [48] 喪盡天良 枉為師表——省立廣州女師音樂教員俞安斌姦污十余少女 被污兩學生揭發其罪行 廣州法院將俞扣押審訊[N]. 大公報(香港), 1951-03-14(2).
- [49] 俞安斌辱害女性 穗市婦聯要求嚴懲 廣州市音協亦要求嚴辦[N]. 大公報(香港), 1951-03-15(2).
- [50] 俞安斌藉職姦污女學生 中學教聯決定開除會籍 教育工會及學聯均主張嚴懲[N]. 大公報(香港), 1951-03-17(2).
- [51] 公審俞安斌 判徒刑十年[N]. 華僑日報, 1951-03-29(4).
- [52] 伊行. 俞安斌被判十年徒刑 並賠償被姦兩女療養費[N]. 南洋商報, 1951-04-06(3).
- [53] 徐全. 徐全觀點:軍歌《出發》激昂澎湃,相關人物卻難敵道德批判之巨浪[OL]. (2024-09-28) [2025-03-15], <https://today.line.me/tw/v2/amp/article/BEY3ZW2>.
- [54] 李露. “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刑事政策反思——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例[J]. 人民論壇, 2014(11): 122, 123.
- [55] 梁茂春. 音樂史的邊角——中國現當代音樂史研究的一個視角[M]. 上海: 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 2015: 2.